



金锚丛书

神圣的珊瑚礁

南沙纪实

凌行正 著



• 金锚丛书 •

神 圣 的 珊 瑚 礁

——南沙纪行

凌行正 著

海 潮 出 版 社

1994 年 · 北京

(京)新登字 127 号

书 名:神圣的珊瑚礁——南沙纪行

著 者:凌行正

出 版:海潮出版社(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100841)

排 版:海潮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 刷:空军指挥学院印刷厂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4.875

字 数:108 千字

版 次:199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书 号:ISBN 7—80054—548—2/I·136

定 价:4.2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沙卫士

(王红 摄)



从小艇上看东门礁



华阳礁上的战士与女文工团员一起唱歌



辛业江副省长(右一)周坤仁将军(右三)刘卫东将军(右四)
在永署礁上的南沙巡视纪念碑旁



作者在南沙群岛渚碧礁海域留影

(插页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姚绍荣摄)

序

海军副政治委员 周坤仁

部队作家凌行正将他新近撰写的长篇纪实散文《神圣的珊瑚礁》拿来给我看，并且要我为它写一篇序。为什么他要我来给他的这部著作写序呢？因为1992年1月间，也就是那年的春节前夕，海南省人民政府组织了一个巡视慰问团赴南沙群岛进行巡视慰问活动，当时我在南海舰队工作，曾率领南海舰队陪同团陪同海南省领导同志一起前往。当时任解放军文艺社社长的凌行正，带着他们社的冯抗胜、姚绍荣二同志，作为我们陪同团的成员，随船去南沙群岛进行采访，并向守礁部队赠送他们社编辑出版的图书和刊物。他的这部著作，就是以那次巡视慰问活动为背景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要我写序的一个原因吧！

那次的巡视慰问活动，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返航之后，新华社发了消息，中央电视台以“在郑和开辟的航道上”为题作了专题报道。对于这样一次难忘的航行，似乎还应该用文学的形式来加以反映，凌行正写的这部长篇纪实散文，正好在这方面满足了我们的希望。

这部著作里的不少篇章，已经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瞭望》等报刊上刊登过，

因之我也就陆陆续续地读到过一些。现在，又把整个书稿翻阅了一遍，不禁引起了我对那次难忘的航行的诸多回忆，觉得的确有许多感受想谈一谈。

正像这部著作所描写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人民，对驻守在南沙群岛的官兵非常关心，非常爱护。不仅平常在各方面给予守礁部队以关怀和支援，而且在春节期间还组织巡视慰问团不远万里前去慰问。副省长辛业江亲自率领那次巡视慰问团，不避风急浪高，不顾航程艰险，在南中国海作了一次南沙万里行。巡视慰问团的同志们，每天都穿着救生衣，从大船换乘小艇，不辞辛苦地登上一个个岛礁，向那里的官兵进行慰问。他们不只是送去了慰问品、慰问金以及精彩的文艺节目，更重要的是送去了党和人民对守礁部队的关怀和嘱托，送去了党和人民对守礁部队的希望和激励。巡视慰问团里，除了省、市的领导同志外，还有年近古稀的老教授，还有女文工团员。他们每登上一个岛礁，都感动得那里的官兵热泪盈眶。官兵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坚决作到“人在礁在国旗在”！

还是像这部著作所描写的那样，驻守在南沙群岛珊瑚礁上的干部战士们，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可敬可爱的人。他们远离陆地，长年身处大海孤礁，在缺乏淡水、缺乏新鲜蔬菜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物质文化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坚韧不拔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们住在礁盘上的高脚屋里，心里却想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想着南中国海的未来开发和利用，想着国门的安全和海洋权益的维护。他们“人散千里心不散，颗颗红心向祖国”，堪称是我们的“海魂”！我们所到的各个珊瑚礁上，都被他们这种爱党、爱祖国、

爱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染，都被他们为了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所作的努力而叹服！

读着这部著作，我还感觉到，作者似乎还有一个意图，就是通过对那次巡视慰问活动的生动的描写，通过对守礁部队指战员的热情讴歌，以及通过对南中国海珊瑚礁上美丽风光的描绘，来唤起人们的“海洋意识”，增强人们对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的重视。如果我的这个感觉不错的話，我认为，作者的这个意图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祖国，不仅有大片大片的陆地，而且还有广袤的蓝色国土；不仅拥有大江大河与湖泊，而且拥有绵延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和辽阔的大海。我们的确应该经常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进行增强海洋意识的教育与熏陶，引导他们热爱海洋、了解海洋、认识海洋，激发他们学习航海技术、进行海洋探险以及船舶制造等方面的兴趣，以便他们能在开发海洋、保卫领海中发挥聪明才智，恪尽公民的职责。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学艺术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是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那次南沙群岛的巡视慰问活动中，年逾花甲的凌行正，不顾晕船呕吐，不顾年大体弱，坚持登上各个岛礁，抓紧时间与守礁分队进行座谈，个别采访，并且边谈边记，严谨不苟，表现出对守礁官兵的极大爱心。我想，这或许就是这部著作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吧！祝愿他爱心不老，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新的成就。

1993年6月

目 录

序	周坤仁
碧海咏叹调	(1)
驶向渚碧礁	(18)
在曾母暗沙上	(37)
遥远的华阳礁	(44)
赤瓜壮·东门美	(54)
风急浪高登南薰	(59)
永暑礁上的旗·树·碑	(66)
日·月·永暑礁	(71)
南沙的早晨	(75)
礁盘上的雕像	(81)
白发映泻湖	(88)
海韵	(95)
夜海情思	(102)
南沙拾趣	(110)
哦，飞鱼	(127)
海之舟	(133)
后记	(145)

碧海咏叹调

序曲：在云层上

冬末春初的大地上空，凝聚着薄薄的云层，滚动着乍暖还寒的气流，宇宙间充满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征兆。

腾空而起的飞机，四个发动机发出强劲的轰鸣。随着轰鸣声，机身也在不断地震颤着。我们坐在座位上，身体微微向后倾倒。舷窗外白白茫茫，迷迷蒙蒙，好似罩上了一层窗纱。少顷，窗纱好像被谁掀开了，金色的阳光从圆圆的舷窗射进来，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坐直了。

我扭头向舷窗外望去，原来是飞机已经冲出了云层，机翼上是蔚蓝色的晴空，机翼下是如絮的白云，翼尖上跳跃着闪闪烁烁的光点，那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变得柔和而有节奏了。

这是一架海军航空兵的飞机，飞行在北京至湛江的航线上。现在是1992年1月8日中午，据说，我们要在空中呆上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湛江，然而湛江并非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目的地，我们还要从湛江乘车到雷州半岛南端的海安，由海安渡过琼州海峡到海口，然后在海口登船，直驶南中国海的南沙

群岛，最终要到达我国海疆的最南端曾母暗沙……

这是一次难得的旅行。听戴过金锚符号的人说，有的在海上闯荡多年，尚没有机会去一趟曾母暗沙。我们何以有此际遇？这要感谢海军政治部唐天标将军的盛情安排。我和冯抗胜、姚绍荣携带上我们解放军文艺社编辑出版的书刊，参加到海南省人民政府 1992 年春节赴南沙巡视慰问团的南海舰队陪同团中间来，踏上了风浪之途。

一想到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我眼前就泛起了无边无际的蔚蓝，就像在六十年代初我乘飞机去西藏高原时，一想到即将看见喜马拉雅山的冰峰雪岭眼前就出现一片洁白一样。那时候，内地与拉萨尚未正式开通民航，拉萨机场也不是现在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的贡嘎，而是在气候恶劣的藏北草原的当雄。那次旅行，我在地球之巅抚摸了我们祖国高昂的头颅，到达了我国祖国西南方向最远的边界线，感受到我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它所具备的辽阔、广袤、深远，它所拥有的高山、大川、平原。然而我的这次旅行，恰恰是要远离大陆，去探望我们蓝色国土的浩瀚！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又从飞机的舷窗向下俯瞰。这时，云层变成了一朵朵白绒绒的云团，在云团的缝隙间，可见如画的田野、纵横的道路、闪光的河流、集群的城镇……我忽然觉得，我好像在用一架高倍放大镜，在观察着一幅五颜六色的中国大地图。我的视线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眼前又浮现出一派蔚蓝，哦，那是渤海；与渤海相毗连的呢，哦，那是黄海；我的视线再折向东，眼前还是一片蔚蓝，哦，那是东海；我的视线转向正前方，那片蔚蓝色更加鲜艳夺目，那就是我即将前去的南中国海了！这几片蔚蓝色在我眼前连成了一片，在我的心中汇成了

汹涌的波涛，那波涛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呐喊：喂，不要忘记，我们不仅是大陆国家，也是个海洋国家！海洋国家！！海洋国家!!!

伴随着这蔚蓝色的呐喊，似乎还跳跃出一连串蔚蓝色的数字：我国四大边缘海的总面积达 465 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又以南中国海为最大，面积为 350 万平方公里，是地球上的第二大海；在这四大边缘海中，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 5000 多个；可供水产利用的面积 80 多万平方公里；我国的海岸线绵延 18000 多公里，许多深水良港可通达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我从舷窗外收回目光，微微闭上了眼睛，那“海洋国家”的呐喊声仍然顽强地在我耳畔萦绕，在我的心头震颤，它将我的思绪向历史的纵深伸延了很远很远——

我国是世界上开发海洋资源较早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期就懂得要“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海洋渔业和海水制盐业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开始了。春秋时代，齐国南有泰山，北有渤海。齐桓公问管仲何以使国家富强？管仲说，“惟官山海为何耳”。他主张由国家组织人力开发山和海的资源，就可以使民富国强。汉、唐时期，非常重视与海外的商业来往与文化交流。明代初叶，我国出现了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率领着庞大的中国船队七下“西洋”，使我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在上世界上遥遥领先。明末清初时，民族英雄郑成功又横渡台湾海峡，驱逐了荷兰入侵者，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然而不幸的是，在郑和之后的几百年间，王朝的统治者们却实行了海禁政策，窒息了航海家们的聪明才智，束缚了造船业的能工巧匠们的勤劳双手，淡薄了我们民族

早已萌发的“海洋意识”，消磨了我们民族蹈海踏浪的探险精神，最后，当强盗们以坚船利炮从海上杀过来时，王朝的统治者只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了……

记得在一部日本人著的名叫《海洋》的书中，比较公允地议论过：“中国在12世纪已广泛使用罗盘针。12世纪，十字军把磁石从中国经阿拉伯传到欧洲，13世纪在北欧也出现罗盘针。……火药及火药兵器的使用也比中国晚10年到100年左右。欧洲开始由汉斯同盟在船上装舵是12世纪，而在中国是7世纪。直到12、13世纪仍属后进国的北欧和西欧，从中国学到了造纸、印刷术和火药之后，迅速发展，成了近代文明的主力，其序幕是在海洋探险时代揭开的……”

飞机接连颤抖了几下，打断了我的似梦非梦的思绪。我的心脏感到一阵又一阵紧缩，好像在高层建筑上乘电梯快速而下。我扭头探向窗外，果然，飞机开始下降了。在斜斜的机翼下，夕阳辉映的南粤大地，历历在目。3个多小时前，华北大地上是冬末春初的景象，而现在，机翼下的山川田野充满了盎然春意。逶迤的五岭层岚叠翠，蜿蜒的河流闪着金波，田畴里新绿片片，房舍间炊烟袅袅……我知道，年头岁尾正是这里的轧糖季节，在空中我似乎也闻到了甘蔗的芬芳和新糖的香甜……

哦哦，这是一块接近海洋的土地，这是一块通向海洋的土地。20世纪80年代伊始，这块土地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短短的10多年间便引起了世人的垂青。这里的航船启锚了，这里的风帆鼓胀了，这里的汽笛拉响了，这里的航道开通了……这里的人民复苏了一触即发的“海洋意识”，这里的人民重振了收藏多年的蹈海踏浪的探险精神……而我这个接触海洋甚

少的人，今天正是要借着这股强劲的海风，从这里出发去远航。

这时，飞机的四个发动机的轰鸣声，变得那样的和谐、那样的均匀、那样的优美、那样的悦耳，好像在高空为我们这次南沙万里行弹奏着一首序曲……

第一章：在七洲洋上

1月11日上午，当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5号”载着我们徐徐驶离海口市马村港的时候，浩瀚的南中国海便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首先看到的当然是碧绿的琼州海峡，也是繁忙的琼州海峡。你看那海峡两边，一边是婆婆的椰林，一边是起伏的岸线，中间的浩浩绿波、森森碧水上，载人的船、运货的船、打鱼的船；乳白色的船、桔黄色的船、银灰色的船，穿梭般的你来我往，南去北归。我依在船舷的栏杆旁，用视线捕捉住一艘从海口市驶往雷州半岛的船，一直到它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一片烟波中；我又从那一片烟波中捕捉到一个小黑点，一直看到它渐渐变成一艘驶过来的大船……

这道20多公里宽的海峡，现在看来，想越过它是多么的轻松啊！可是，在40多年前，对于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对于惯于在陆地上用小米加步枪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来说，要想越雷池一步，是何等的不易啊！那时候，担负渡海作战任务的是陆军部队，这些从关外打到关内的能征惯战的英雄们，在琼州海峡的滔滔风浪面前，倏然感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在海峡的北岸集中了大大小小两千多条木船，开展了海上大练兵活动。走浪桥、划小艇、爬桅杆、系缆绳，用最短

时间、争取最大限度的从“旱鸭子”变成“水鸭子”，他们凭着征服大海的一股锐气，用木船打兵舰，用步兵武器充作海战武器，用分批偷渡与正面强攻登陆相结合的战术，冲破敌人立体防线，渡过了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岛，向南中国海迈出了第一步。后人也许要问，当时为什么不用海军渡海作战呢？殊不知那时南海舰队的前身华南舰队在广州才刚刚组建三个多月，所谓舰队，也只不过才有刚缴获的七艘小型舰艇。他们听到要解放海南岛的消息，积极求战，连夜驾驶着所拥有的全部七艘舰艇，从广州出发，奔赴琼州海峡。但有的炮艇没有导航设备，有的登陆艇机械陈旧，在夜海的狂风恶浪中，“勇敢”号触礁损坏，“先锋”号途中搁浅，剩下的几艘炮艇赶到时，海南岛已经解放了……

南中国海啊，向你的怀抱跨进一步，是多么的艰难，又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然而这最初的一步，我们终于迈出来了！

“向阳红 5 号”朝东驶出琼州海峡之后，便掉头向南，向着辽阔的海面乘风破浪而去。

我依傍在前甲板上的洁白的栏杆上，放眼四望，已经看不见一片陆地，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天连水，水连天，浩浩渺渺，盈盈荡荡，万里泽国，一览无余。我想，任何人到了这里，他的视线都会驰骋无羁，他的胸襟都会豁然开阔，他的情怀都会波澜起伏，他的思绪都会追古思今——

是的，过去，我只是从理性上知道，地球上 71% 的面积是被海洋覆盖着；现在，我着实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也可以说是个“水球”。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到，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海洋是食物的宝库，海洋是风雨的故乡，海洋